文章编号：1673-9493（2015）S1-0029-07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

意大利城镇化的社会经济与空间历史进程及模式评述

Historic Process and Its Model Analysis for Italian Urbanization

侯丽
Hou Li

摘要：本文回顾了意大利城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介绍了意大利城镇体系分布概况，并以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为例提出意大利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中是一个“分散城镇化”发展的典型成功案例，具有多中心和大中小城市相对均衡的城镇体系，城镇规模普遍较小，企业也以小规模为主，这种中小企业与中小城市的结合在全球化浪潮中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乡村和农业依然是意大利国家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积极的组成部分，值得我国学者和村镇工作者深入探讨。

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s the urbanization history in Italy and introduces the urban system as of today. With Emilia-Romagna region being a case study,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Italian “decentralized urbanization” model, with a balanced large-middle-to-small city structure and multi-center urban system, where small cities and enterprises comprise a major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stay healthy as well as attractive despite of decades of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could be illuminating for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关键词：意大利；分散城镇化；中小城市；产业集群

Keywords: Italy; Decentralized Urbanization; Middle and Small Size Cities; Industrial Cluster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项目课题“村镇区域集约发展决策支持系统开发”（2012BAJ22B03）

作者：侯丽，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houli@tongji.edu.cn

本文的写作意图最初源于对中国城镇化历史的回顾和“新型城镇化”模式选择的研究。在对既有的发达国家城镇化历程和模式比较中，意大利越来越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所谓“分散城镇化”的突出个案。首先意大利的城镇化水平自 1970 年代以来基本稳定，从未超越 70%，远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如英国 79%、荷兰 82%、西班牙 76%、美国 82%），维持了相当高的农业生产和乡村人口比例。当然，这可以被视为统计口径的问题，众多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意大利人生活在未被计入城市的村镇一级，他们享有与城市无异的基础设施和更为优越的居住环境。但是，相对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可以断言的是，意大利城乡人口分布更为均匀或者说分散，全国的大城市屈指可数，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居住在人口规模不足 20 万的小城市中，更不用提未被计入城市的成千上万的村镇。

意大利这种分散化的城镇体系和城镇化模式，包括国土区域层面上发展的多中心特质，更多地源于其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地方自治的政治文化传统、城市统领乡村腹地的行政管理体制、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等等，是一个受国家经济政策鼓励的地方自主发展的过程，而非自上而下的区域空间规划的结果。与此相反，意大利的城市规划更多地在地方层面起作用。对意大利特有的分散城镇化进程和模式的了解，有助于中国规划师及关注城镇化发展的学者、官员认识到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一个国家城镇化进程的多元性和目标的多重可能性，促进城镇化发展水平不等同于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越高越好，以中小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活力和效率不亚于一家独大的特大城市，并且可能享有更好的生活和生态环境品质。

遗憾的是，在既有的中英文文献中，对意大利的城镇化进程和模式的介绍寥寥无几。本文写作建立在既有中英文文献和与意大利北部地区官员、规划师几次交流讨论的基础之上，希望能够以此引起大家对意大利城镇化模式的兴趣，并引发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 意大利的城镇与城镇化

1.1 意大利城镇化的历史演进

意大利是欧洲民族和文化的摇篮，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按国内生产总值计，意大利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3.5~3.9 万美元之间，超过欧盟平均水平。意大利虽有阿尔卑斯山和大海作为地理屏障，但却不是一个历史上天然的“地理”名词。由于自然地理的阻隔，意大利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地方割据、城邦林立。意大利三分之二以上地区为山地，比较好的耕地集中在意大利半岛的南部低地地区，但耕地面积也十分有限，并且受地中海气候影响谷物收成很低。意大利南部的一些地区，如威尼斯，则根本没有耕地。因此，意大利的传统农业较为擅长精细作业和加工。

意大利的城镇化进程和城市发展体现了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发展相对缓慢而稳定。意大利占据了地中海地区的战略要地，海上航运联系资源禀赋迥异的沿岸城市和地区，商业发达、贸易交换频繁，城市的出现大多出于商业贸易而非农业生产的需求，如威尼斯就是由商业贸易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典型。意大利在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数目众多、内容丰富的城镇体系和网络 [1]。文艺复兴时期是意大利南方城市进一步衰落、北方城市开始崛起的时期，北部和中部城镇化水平较高，文艺复兴文化的重要中心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费拉拉等大多集中于此，制造业发达，商业繁荣，是亚平宁地区的经济中心；南部城市则以行政中心为主。自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在意大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是独立的城邦或公国，有着自主独立的财政和管辖权，成为城市和地方文化的摇篮。中心城市控制地区政治和全国多中心的政治格局自此基本延续到现代。

二战结束，意大利共和国成立。战后意大利的城镇化进程延续了战前的架构，围绕着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大中小城市持续发展。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意大利经历了持续的由农村至城市、由南向北的大规模移民。就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而言，意大利的城镇化水平从 1950 年的 54% 上升至 1970 年的 64%，自此之后基本稳定，至 2010 年城镇化水平为 68%，40 年仅增长了 4%，维持了相当高的农业生产和乡村人口比例，可谓当代发达世界中的另类（图 1）。总体而言，战后意大利的城镇化进程仍然是北部地区发展较快，以生产力和就业迅速增长为特点的制造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似，战后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和强劲的人口自然增长引发了意大利兴建住宅的热潮，这些住宅大多建在当时的市郊，其中约 25% 是公共住房 [3]。战后 20 年的城市发展高度集中，大城市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如米兰人口在这期间增长了 30%，都灵人口增长了 36%；另一方面，区域的不平衡有所扩大，1965 年，意大利最富裕的三个省的生产总值占国家收入的 26%，而最穷的三个省只占极少的 0.67%。

1970 年代开始，大都市地区（città metropolitana）被作为一种解决区域不平衡的可能方式提出 [4]，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就业开始向外扩散，“大都市区化”而非“城市化”成为这之后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和特征，意大利的城镇分布变得日益分散而非聚集，许多城市中心的人口开始下降。例如米兰城市人口从 1970 年代的 170 万降至 2000 年的 130 万，那不勒斯自 120 万降至 100 万 [5]。这一时期的城市增长开始偏好那些大城市边缘地带，尤其是与大城市有着密集的交通联系走廊、公共服务良好的地区。伴随着地区和城镇自治权的扩大，更多的投资被引向中小城市。1970 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左派政府上台，着重服务边缘弱势群体，保障公民权益，为工人和低收入阶层提供公共住宅，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然而 1980 年代以后意大利的公共住房建设很快放缓，大规模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小规模项目所取代。由于公共住房份额的减少、房价的高涨，人口进一步向中心城区之外迁移，就业机会的外迁更加剧了这一趋势。进入世纪之交，大都市区域和城市网络的重要性继续得到强调，社会环境意识开始增强，环境立法更为严厉。由于意大利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文化遗产作为地区的财富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对住房的重视转而被社区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取代，政府不再对房屋自有产权提供补贴。中心城市从老城区不断向外延伸。

这种分散化的发展模式伴随着中央政府不断放权的过程。在 1948 年意大利共和国创建之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1970 年成立大区是国家分权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之后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扩大地方自治权的过程，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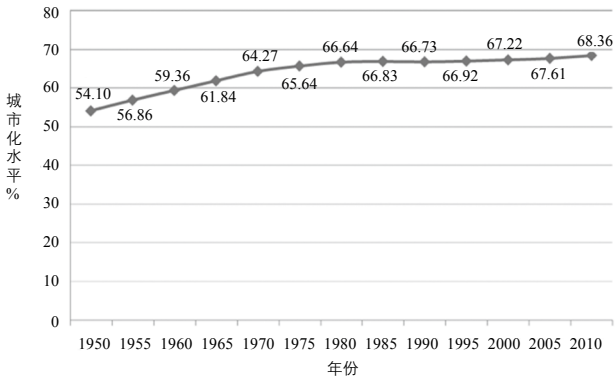

图 1 1950 年以来的意大利城镇化水平变化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括试图建立独立财权的大都市区政府。1990 年意大利为大都市区政府的设立提供了法律保障，试图在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设立城市政府之上的大都市区政府，都市区包括在特定范围内有密切的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联系，具有文化与地域同质性的大中小城市、镇和村庄，由一个大都市区政府统一管理。1990 年提出 10 个大都市地区，主要位于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包括都灵、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后来 2000 年和 2009 年意大利先后修订了对大都市地区政府的规定，但是由于对大都市区域范围的划定涉及到省、市行政区划的调整和权限变革，这方面成功的案例不多。

1.2 今日的意大利城镇体系结构

今日的意大利在国家政府之下有三级政府，分别是大区（regione）、省（province）和自治市（comuni）。意大利全境被分为 20 个大区，在大区之下，进一步划分为 110 个省。意大利的“省”大致相当于我国地级市或县的规模，与中国市带县的行政管理体制也非常类似，采用的是中心城市（centro città）统领腹地（hinterland）的管理模式。每一个省以城市为中心，这个中心可能是小城市，也可能是像罗马这样的大城市，当城市人口规模大于 5 万时，该城市即成为“省会”城市（provincial capital）。在 110 个省之下，进一步划分为 8 100 个自治市，约略相当于我国乡镇的尺度和规模，人口从数千人到上万人不等。

意大利全国大中小城市的分布较为均衡，没有出现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或英国那样首都规模明显大于其他城市的现象。意大利目前有三个大城市，分别位于国家的中部、北部和南部，即罗马、米兰和那不勒斯，三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也并不大。根据意大利国立统计机构 2008 年的数据，罗马城市人口 270 万，其腹地人口 400 万；米兰城市人口 130 万，腹地总人口 390 万；那不勒斯城市人口 96 万，腹地人口 300 万。这三个城市加起来的城市人口总计约 500 万，占全国人口的 8.4%。

三个大城市之外，意大利拥有 20 万人口以上、100 万人口以下的中等规模城市 12 座，包括都灵、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博洛尼亚等，城市总人口 470 万，接近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平均每个中等城市约 40 万人。这 12 座中等城市主要分布在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沿海，也包括部分省的内陆首府（图 2）。

同时，意大利拥有 132 个小城市，即城市人口在 5 万以上、20 万以下，居住在这些小城市的城市人口约 1 100 万，平均每个小城市人口规模 8.3 万。这其中，62 个小城市位于三个大城市的腹地范围之内，另外 70 个则是相对独立的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此外，意大利还拥有数以千记的 5 万人以下的镇。

综上所述，意大利全国的城市人口，约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小城市，另外四分之一居住在大城市，四分之一居住在中等城市。与此相比较，根据我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截至 2005 年，我国全国城市非农业人口有 63% 居住在大城市，24% 居住在中等城市，仅有 13% 居住在小城市。如果考虑到我国 3 万多个类似规模（2 000 人以上、5 万人以下）的建制镇的城镇人口，则居住在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镇人口约占 50%，这一比例与意大利的结构体系相比更为接近 [7]。

意大利这种大中小城市相对均衡、多中心的城镇体系分布态势和城市管理乡村腹地的行政体制，对中国而言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对比意义。如上所述，这些特征的形成与意大利特殊的城镇化历史进程有关，也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状况、政治人文传统和产业经济体特征有关。由于意大利统一时间较晚，王国和城邦之间分而治之的历史时期比较漫长，加之 1970 年代以来强调的地方自治政策，形成了今天较为分散多心的城镇体系结构。另一方面，意大利的重化工业较少，而是以轻工业和手工工业为主，工业企业的集约化程度不高，规模普遍较小，作坊式的小企业散布在广大的已“城镇化”的乡村腹地，在密集边界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支撑下，企业与企业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以“集群”而非“集团”的形式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与大多数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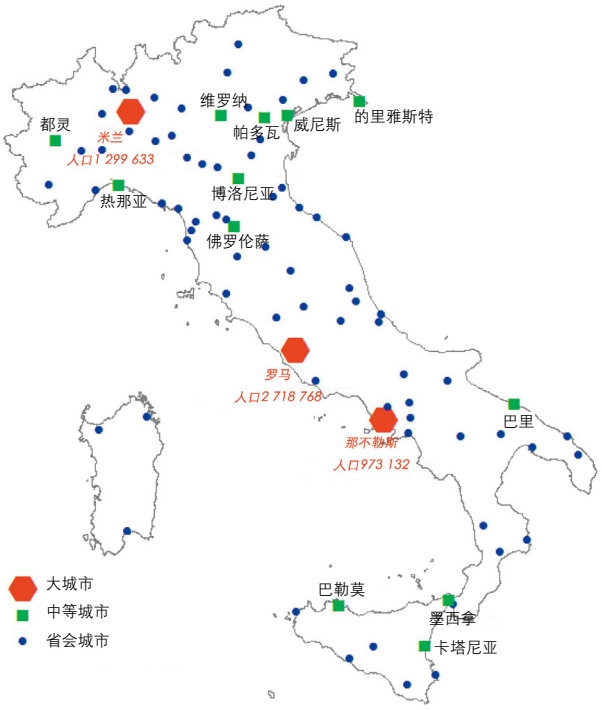

图 2 意大利全境的大中小城市分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6]

美国家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城市愈发聚集、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不同，在意大利，城镇体系随着经济发展更为分散，中小型企业的复杂网络成功地替代了传统的重工业部门，出现了新型的城市网络形态，其经济发展也在南欧地区独树一帜，呈现出“意大利特色的经济奇迹”。高密度的大都市区之外，有着广阔的由中小城市和自治市、乡村组成的在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支撑下的、分布均衡的城镇化地区。

2 分散式城镇化范例：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意大利“分散式城镇化”的典型模式可以意大利北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大区为代表。意大利北部是目前意大利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面积占全国三分之一，人口则占一半以上，外来移民也主要聚居在北部，是意大利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属于被意大利社会学家巴纳斯克（Arnaldo Bagnasco）称为“第三意大利”[8]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繁荣的非正式经济、中小企业的弹性专业化和高度产业聚集而闻名。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由历史上意大利的两个大区艾米利亚和罗马涅组成：“艾米利亚”指艾米利亚大道（via Emilia）——古罗马人修建的一条从罗马到意大利北部的古驿道；而“罗马涅”则是伦巴第人对拉维纳及其周边地区（包括今托斯卡纳和马尔凯的部分地区）的称呼。辖区形状呈三角形，东临亚得里亚海，北界隔波河与伦巴第大区和威尼托大区毗邻，西临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大区，托斯卡纳大区、马尔凯大区和圣马力诺共和国位于其南部（图 3）。该区人口约 400 万，人口密度为 180 人 /km^2。

该大区拥有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众多历史古城镇所在地，拥有丰富多彩的海岸线和美丽的自然风光，是意大利著名的旅游度假名胜地区之一。大区首府博洛尼亚（Bologna），是意大利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他城市还有帕尔马、皮亚琴察、雷焦·艾米利亚、摩德纳、里米尼、费拉拉、拉维纳等。如前所述，分散的城镇体系是这个大区的特色，高度聚集和发达的制造业并没有催生大城市的出现，整个大区由一批小城镇和村庄构成，最大城市——首府博洛尼亚不过 37 万人口，其余大多数城市人口在 20 万人甚至 10 万人以下。这里的中小企业，与历史地区和城镇相互支持，形成了生产、住宅、商业和旅游之间的紧密网络，经济活动繁荣，人居环境优美，即使是乡村也普遍存在活跃的商业和经济活动，乡村居民已转向更为接近城市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当然，对这种模式也存在着批评，例如有人认为乡村和历史城镇面临经济活动过于活跃的威胁，传统生活受到了干扰[4]6。

图 3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在意大利的区位
资料来源：en.wikipedia.org/wiki/Emilia-Romagna

2.1 大区产业发展特征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是意大利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和农业大区，人均 GDP 在意大利排名第三，可以说是欧洲最发达和富有的地区之一，拥有占意大利全国 85% 的制造业生产和 79% 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以食品加工业、机械、家具和汽车制造业为主，同时拥有发达的旅游业和农业。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制造业产品非常多元，从地方特色奶酪到法拉利和兰博基尼赛车，它们普遍的特点是精雕细琢，要求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和高水平的设计能力。

这一大区的农地产权与南部大地主占有模式不同，比较分散，将近 60% 的人口拥有自己的土地，农民有田地可以依托，逐步发展起家庭工业。另外，分散的农户经营需要联合起来进行产品销售，催生和培养了许多商业贸易的企业家“经纪人”。这一时期的家庭工业多为纺织、服装、食品和陶瓷等技术和资金门槛低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1970 年代，意大利西北部传统工业化的大都市三角区米兰—都灵—热那亚遭受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开始出现衰退。而此时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工业化指标却直线上升，经济蓬勃发展，显示了强大的活力和危机适应能力，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化地区和“新型城镇化”地区。1971—1981 年，意大利大都市三角区工业就业人口仅增加 2.2%，“第三意大利”的增长指标却高达 19.7%[8]。这些传统的小企业在众多地方经纪人和生产服务业的支持下，规模小、生产周期短、反应灵敏，几十个中小企业通过市场机制联系在一起，形成无形的大工厂，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工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一词就是由此地诞生，特指这种中小

企业以特定的经营活动为中心集聚在一个地区，通过强大的网络组织逐步建立起来的企业间相互信赖、有着稳定协作关系的企业聚集区。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集中了数十个工业小区，有的是在长期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如毛纺工业小区；有的是在传统产业之上的创新，如萨索洛的瓷砖业。众多工业区散布在艾米利亚—罗马涅的小城镇和乡村，形成了大片“城市化农村”或“农村工业化地区”，与中国1980年代崛起的乡镇企业和今日浙江省的产业发展非常类似，与意大利北部的工业三角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则非常不同。

旅游业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赖于特殊的地理、文化和环境资源，乡村地区重质不重量的小型农业开发和农业旅游相结合，成为稳定乡村地区（尤其是滨海地区）经济的另一重要手段。根据地方统计资料，该大区目前每年接待游客上千万人次，以外国游客和度假型旅游为主，平均每人在意大利停留5天，比全国水平还多一天。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三类产业在GDP中比重的变化相对更为平缓。从图4可以看出，制造业在其中始终保持着更重要的地位，在二战前已经高于农业份额，直至21世纪其比重虽然低于服务业，但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即服务业接近60%，工业35%，农业5%~9%。相对于意大利全国和其他西欧国家，这一大区农业所占份额是相当高的，欧盟成立以来优惠的农业补贴政策进一步巩固了这里的农业基础份额。

如上所述，该大区经济的重要特色是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很多企业是小规模家庭式作坊的组织形式，分布在村镇之中，但企业与企业之间有着密切和便捷的社会人文和物流网络联系，这之间形成的“产业集群”所达成的聚集效应可以与特大型跨国公司相媲美，也几乎可以全部归入今日所谓的“创意产业”门类之中，设计和生产部门之间始终保持着创造性的能量交换，生产附加值普遍较高。根据官方统计数据，1971年，意大利每个企业平均雇佣工人5人，到目前该数字降低到4.4人；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这一数字更低，分别是4.4人和3.4人。如图5所示，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下属的一个省——弗利—切塞纳省所拥有的超过25 000个企业中，大多数企业的雇员仅1人，雇员超过20人的只有不足1 000个企业。从历史趋势来看，各种规模的企业数量都有稳定增长，表明这一大区经济处于良好态势。以小企业为主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更多以小规模、针对性的专业市场（niche market）定位为主，劳动生产率高，转向灵活。

2.2 城镇化空间特征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经济奇迹”与其区域地理特征有着密切关系，也形成了独特的、分散的城镇化空间形态。该大区自然地理条件丰厚，由山地、河谷平原和滨海地带组成，可建设用地大多位于山地丘陵和河谷平原地带。区内纵贯四条河流，东部低地靠近海岸线，常年受洪涝灾害困扰，具有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特征，沿海遍布沙滩和沙丘；部分山区有山体滑坡危险，包括一些城镇化地区。该大区的农业以精细作业为主，充分利用沿海和沿河的肥沃土壤，在稀有的耕地上精耕细作，同时拥有大面积不适宜耕作但优美的自然景观。因为历史悠久，这个大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考古遗产。

与中国很多地区相似，这一大区地貌的形成是上千年不断耕作—整理—再整理的结果，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和人工印记。罗马帝国特有的严整的土地分割制度（centuriazione）影响留存至今，形成了大地方格网式的土地分割肌理和道路网、水网，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异常分散的土地产权分割和使用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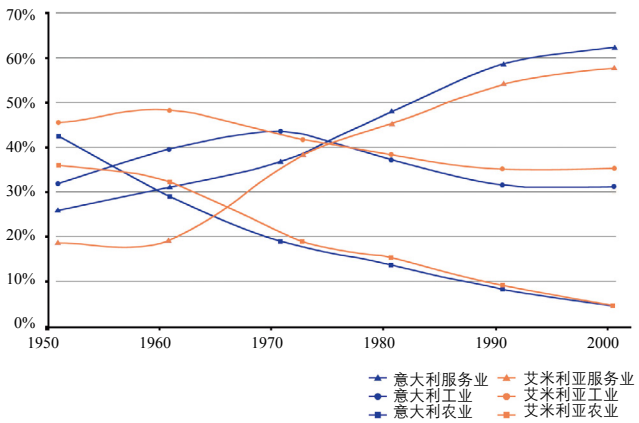

图4 意大利和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就业结构变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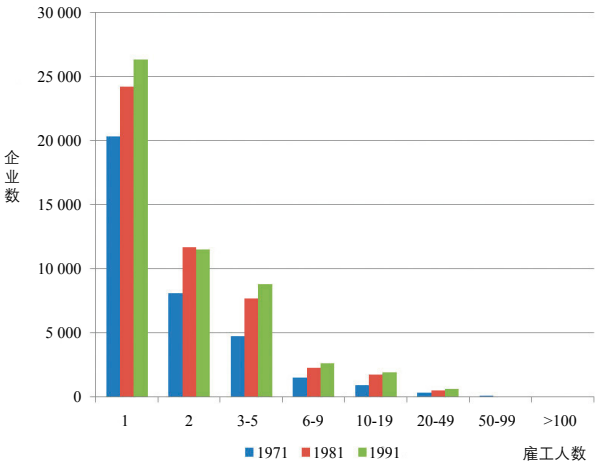

图5 弗利—切塞纳省企业平均雇用人数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

式。这种土地分割体系既是意大利和该大区重要的历史人文遗产，也是迄今仍然在付诸使用的农业生产体系，并且对这一大区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有着明显的塑造作用。本地的农业生产基本维持传统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模式,户均拥有土地7 hm^2左右，家庭成员通常在步行距离之内从事农业劳作。区内的主要干道艾米利亚大道是当时罗马帝国所建设的东南至西北的重要军事物资运输通道，这一大区的三个中心城镇弗利（Forli）、佛力波里（Forlimpoli）和切塞纳（Cesena）都是沿着这条大道展开，它们最初是按照每 15 km（骑兵一天之内能够轻松往返的距离）设置的军事营地。之后的城镇化格局也以此廊道为中心，沿已建成的道路网络逐步向两侧的山区和海滨地区扩展。

这个大区的城镇地位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因为佛罗伦萨和罗马教庭之间的征战进一步得到巩固，包括像伯奇诺拉（Bertinoro，意大利历史文化名镇）这样的小镇也因此而诞生。纳粹时期该大区因为是墨索里尼的家乡，基础设施得以增强，包括航空学院和机场。农业也开始向山区和丘陵地带进一步拓展。但总体来说，直至 1951 年，这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根据人口普查，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农业劳动人口仍占 51.8%。

二战之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展开，包括国家级高速公路将该大区与罗马更高效地连接，大区可达性由于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得到极大提高。最初有几十万人口移居外地或大城市，发展情况跟南部差不多。但是逐渐地，拥有小宗土地的农户在田地运营的基础上开始自发地从事工商业活动，许多家庭拥有了机械织布机，在传统手工艺基础上建立家庭手工作坊，每个自治市（相当于村镇）设立了工业区，进一步鼓励了产业的发展和聚集。这一大区长期稳定的历史传统、地域文化和社会网络鼓励了企业之间的交流和信任，当地人多通过对邻居的模仿开始创业，但同时又在不断寻找创新和多样化产品细分的途径。社会文化的同一性——相同的文化、习俗、语言和积极的各类社会自治组织（如行业协会），加上地方政府的支持，这种分散的生产机制运行尤其顺利，从而也形成了分散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从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 1970 年代以来的城镇化空间演变可以看出（图 6），城镇化区域一直以来较为集中于区域性干道艾米利亚大道，西南的山地成为天然屏障，近 40 年来的发展基本上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加密和均匀地由内而外扩张，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的差异或者说沿艾米利亚大道的交通走廊表现出增长优势，这与该区密集的小产权业主、分散的工业和服务业业态，以及历史人文传统等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乡村和小城镇普遍拥有较高的吸引力，中心城市的增长速度毫无优势，但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十分健康的态势，可谓世界城镇化模式的一个特例。

3 结语

在战后欧洲的发展版图上，意大利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她国土面积狭小、城镇村密布，分散的城镇化模式以中小城市为主体，它们之间形成的非等级、较为均质的城镇村网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口在 20 万以下的城市被意大利人视为理想的居住和工作场所，具有强烈的地方识别性和公众参与决策优势。中小企业与中小城市相结合，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时，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全球知识和劳动力的功能分工中寻找空间，向全球供应具有高附加值的特色商品，从高档食品到豪华跑车、时尚家具、瓷砖等等，充分体现了意大利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在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发展历程中，意大利无论社会经济发展还是政治格局变化都充满动荡和意外，活跃的左翼政党与长期执政的保守政府，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1980 年代的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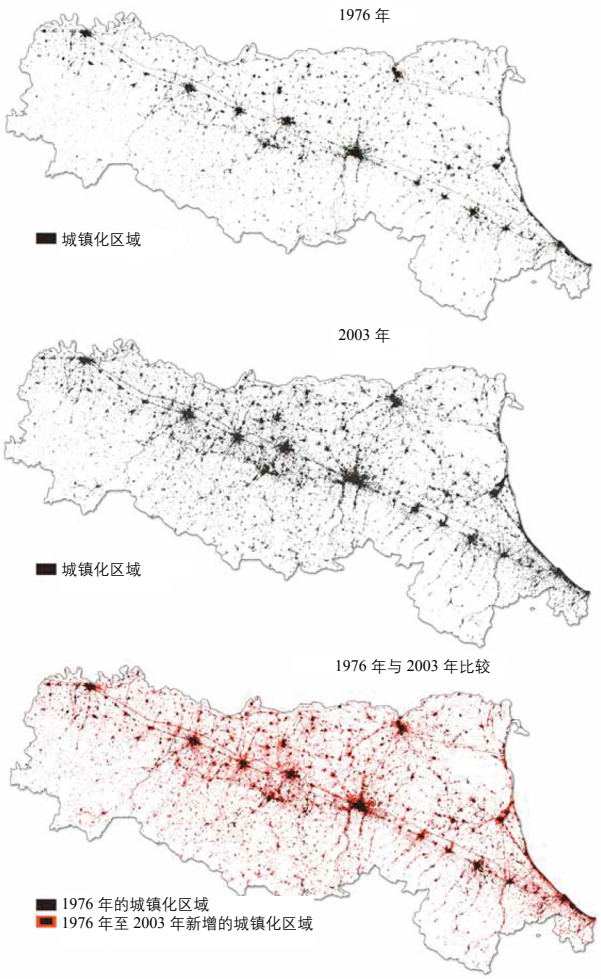

图 6 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城镇化区域历史演变 (1976—2003 年)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9]

次腾飞，以及后期遭受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包括目前意大利北部饱受困扰的外来（主要是中国和非洲）移民潮、大批关闭的中小企业、政府巨额的财政赤字等等，都是塑造意大利城镇化空间格局或直接或间接的因素。这种中小企业与中小城镇相结合的特殊形态，是否能够度过近年来的经济危机，还有待观察。但无论如何，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小城镇发展在多个历史时期都曾经占据重要地位，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大挑战和机遇。意大利北部地区中小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作为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值得向我国广大学术研究和村镇工作者推荐，并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UPI

参考文献

[1] 费尔南·布罗代尔.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M]. 唐家龙, 等, 译. 商务印书馆, 1996.

[2] 联合国.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2009.

[3] Rowe Peter, Pasini Roberto. Urban Territorialization in Areas of Romagna, Italy[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 GSD & University of Bologna, 2004.

[4] 乔治加亚·皮奇纳托. 二战后意大利的城市规划简史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0, 25(3): 5-9.

[5] Balducci Aleesandro. Policies, Plans and Projects: Governing the City-Region of Milan. 2003

[6] Galeone Pierciro. Mid-size Cities in Italy[C]. International Urban Fellows Association 2009 Conference. Bologna, Italy: 13-17 June, 2009.

[7] 侯丽. 粮食供应、人口增长与城镇化道路选择：谈小城镇在国家城镇化中的历史地位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1(1): 24-27.

[8] Bagnasco Arnaldo. Tre Italie: La Problematica Territoriale Dello Sviluppo Italiano[M]. Bologna: il Mulino, 1977.

[9] Regione Emilia-Romagna. Territori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in Emilia Romagna. 2009. http://adriplan.eu/index.php/consortium/114-consortium/partnens/institutional-partners/265-emilia-romagna-region-err.

[10] 李涛. 浅析意大利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兴起 [J]. 世界地理研究 .1998, 7(1): 66-70.

[11] 迈克尔·波特. 竞争优势 [M]. 华夏出版社, 2006.

[12] Bellini Nicola. Italian Industrial District: Evolution and Change[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996, 4(1).

[13] Bianchini F. The Third Italy: Model or Myth?[J] Ekistics, 1991, 58(350-351): 336-345.

[14] Blim Michael L. Made in Italy: Small-scal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M]. Praeger, 1990.

[15] 范丽玲, 孙立田. 论地理位置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J]. 沈阳大学学报, 2011, 23(1): 26-28.

[16] 克劳斯·昆兹曼, 彼得拉·波茨. 从意大利城市和区域空间规划与发展中能学到什么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0, 25(3): 1-4.

（本文编辑：王枫）